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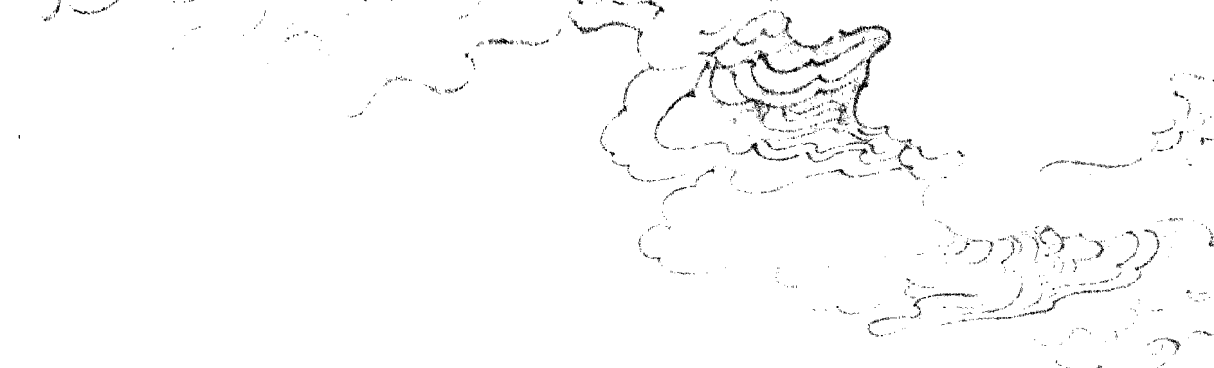
新跨越
XIN KUA YUE

王氏春秋

林家成◎著



团结出版社



王氏 春秋

团结出版社

下卷

第十九章

君若无情我便休

几个剑客相互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纵身上马。那酒家见他们这样离去，连忙追出，不待他开口，一个剑客将一锭金子扔在地上，喝道：“赏了你！”

“多谢多谢。”

马车疾驰而出。坐在马车中的玉紫，脸白如雪，不停地颤抖着。这一刻，她是如此之冷，这种由骨头中渗出来的寒冷，阴森森的，它刮着骨，刺着心，绞着肺。

她要张开嘴，大口大口地吸气，才不致窒息晕倒。此时此刻，她脑中空空一片，只有一个想法：我要当面问过赵出！我要当面问过赵出！

曾经，她警告过自己无数遍；曾经，她也为自己做了好几手准备。

可是，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，她才明白，心痛如绞是这般滋味，她才明白，若不是靠着一口气撑着，她真想就这么从马车上跳下去，摔个尸骨无存也好，摔个血流成河也好，只要她能不痛了，能不想了，能不恨了！

不知为什么，她没有流泪，她一滴泪水也流不出。她只是紧紧地抓着马车车辕，大口大口地吸着气。

车帘隔绝了她和众剑客，剑客们看不到她的表情，不由有点儿不安。

一剑客策马靠近些许，低声说道：“王曾有言，需保护好玉姬，我等还是掀开车帘看着她的好！”

另一个剑客点了点头，盯着马车中玉紫那模糊的身影，皱紧眉头，不解地说道：“我真不明白，王只是娶了后而已！难不成玉姬以为，她真能成为王后？”

最为年长的剑客苦笑道：“不仅是玉姬如此以为，恐怕王亦如此以为。不然，王也不会如此煞费苦心了。”众剑客连连点头。

一人策马靠近玉紫，伸出手，拉开车帘，让马车中的玉紫清楚地暴露在他们的视野中。



马车中的玉紫，缩成了一团，她的小脸深深地埋在双膝间，整个娇躯，在不停地颤抖着，哆嗦着，仿佛她寒冷之极。

众剑客面面相觑，一人向玉紫说道：“玉姬，何必伤怀？你父不过是庶人，大王爱你，便赐他食邑千户，这种恩德，何人能有？”

另一个剑客也说道：“玉姬，你怎能要求大王娶你为后？妇人，贵在知足。”

“玉姬，王对你如此宠爱，你当知足。”

一声又一声的劝导，一声又一声的安慰。玉紫都没有听到，她只是缩成一团，不停地颤抖着。

时已入夜，月光浮现在天边，众剑客相互看了一眼，一人问道：“玉姬，可要扎营？”

终于，玉紫开口了，“去邯郸！”

众剑客再次面面相觑，那年长者叹道：“便听她的吧。”

“也行。”

于是，月光下，一辆马车、九匹骏马，继续踩着银色的光芒，在两侧树林的幢幢阴影中，沿着官道向邯郸驶去。这一走，便是一夜。到得凌晨时，众剑客已然累极。他们也不管了，强行停下，随意找了块地方扎营就睡。

玉紫没有睡，抱着双膝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中。

剑客们没有睡多久，天边红日刚升，他们便起身了，有的忙着洗漱，有的忙着准备早餐。

玉紫没有吃早餐，不管剑客们怎么劝，她只是把头扎在双膝间，一动不动。无奈何，剑客们只好启程了。

这般日夜兼程，三天后，又一座城邑出现在眼前。一剑客看着日渐消瘦的玉紫，低声说道：“姬已三日不曾食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若不，我们去城中买得一婢，令她劝姬食？”

众剑客连连附和，“甚好甚好。”玉紫不肯吃东西，可以说是他们最头痛的事。他们这些大男人，总不能一口一口地强行喂她吧？

剑客们打定了主意后，便开始吃早餐。就在这时，马车中传来玉紫低而弱的声音，“端食给我。”

剑客们大喜。一人急急地盛了一盘食，笑道：“姬想开了？大王又不是不宠你，他刚刚继位为王，自当以国事为重，娶魏公主，实是为了破坏秦魏联姻，替我赵国免去心腹大患。姬不可太过自私。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另一个剑客重重地捅了捅他，阻止了他的说教。

不过这些，玉紫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她低着头，僵硬地伸出手，慢慢地拿

起筷子，把饭塞入自己的嘴中。她塞得很慢，很僵硬，却没有停下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当盘中饭空了时，玉紫哑声说道：“以后，多备肉食。”

“诺，诺。”

众剑客听到她愿意吃饭，已是喜出望外，现在见她会要求了，更是欢喜之极。

如此，玉紫开始进食了。每一次她吃完肉食后，都会闭上双眼，低低地，用她那遗忘已久的前世口音——湖南腔调对自己说道：“玉紫，你永远都不能自暴自弃！那个男人在见了憔悴不堪的你后，只会庆幸他的选择，你只有容光焕发了，红光满面了，才可以骄傲地告诉他，你不在乎！你一点儿也不在乎！”这话，她闭着眼睛，对自己说了一遍又一遍。

无论是吃饭时，还是睡觉时，甚至是对着铜镜梳妆时，她都在对自己如此说道。

从最初的机械、僵硬，到慢慢走出马车，从形销骨立，到慢慢地恢复神采。

当邯郸城出现在视野中时，玉紫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和容光。她仰着头，静静地望着那高大巍峨的城墙，微微一笑。

剑客们在看到光芒如旧的玉紫时，早就放松了。他们来时，便被大王再三警告，要看好玉姬，管好玉姬，现在玉姬终于平静了，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

下午时分，马车驶入了邯郸城。邯郸城中变得很繁华了，原本弃城而去的商家和庶民，一一搬回，还多了大量的贤士剑客。这些人，都是听到赵王出的贤名，前来投奔的。

同时，玉紫发现，邯郸城中写着炒菜字样的酒家，又多了两倍有余。几乎走不了百来步，便可以遇到这么一处酒家。

是了，这些原本是她计划中的，她都把它写在了帛书中，交给了赵出的。层层叠叠的蓝瓦木墙，叠立云端的九层土台，熟悉的炒肉香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，也是那么的陌生。

马车来到了王宫前。

剑客们手持令牌，向宫城武士晃了晃，马车开始进入王宫。王宫，与以前不同了。宫中添了很多宫婢，那粉红翠绿的裳服，给偌大的宫城，添了一分春色。

是了，是春色。她真是愚蠢啊，竟然以为，凭着数日恩爱，可以压过这遍地春光！

马车驶入了她的玉苑前。剑客们跳下马车，向玉紫说道：“姬请回苑沐浴更衣，静候大王相召。”

玉紫闻言，嘴角扬了扬，小脸上浮出了一个笑容来，低低地应道：“然。”

苑门打开，八个侍婢迎了出来，她们跪在苑门旁，齐声娇唤，“姬回来啦？”

玉紫没有理会。院落中一切如旧，保持得很干净整齐，便如她还在时。只有那风吹来时，才带上几分冬日将近的萧瑟。

玉紫在宫婢们的服侍下，麻木地沐浴更衣。洗浴之后，她倚在榻上，没有急于见过赵出。

她发现，那本来潜伏下去的绞痛，又有抬头的迹象。她需要安静，需要让自己清醒清醒。她便这般倚在榻上，闭着双眼，一动不动。

时间流逝得很快，渐渐地，夕阳西下，半空红染；渐渐地，明月当空，虫鸣啾啾；渐渐地，笙歌四起，笑声不断。

如此的繁华，如此的热闹，只有她，半倚在榻上，殿中不曾点灯，只有半轮幽幽的明月，透过纱窗，照在她苍白的脸上。

冷，依然是彻骨的冷。

一阵脚步声传来。脚步声里，伴着少女们的笑声，渐渐地，那笑声越来越清晰了，“玉姬刚刚归府，大王便来相召，大王依然宠她啊。”

“然也然也。姬这一去，定当会立为夫人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嬉笑声在台阶处稍静，一个宫婢欢喜地叫道：“玉姬，大王令你侍寝。”

殿中没有声音传来。那宫婢怔了怔，声音一提，再次唤道：“玉姬，大王唤你见他。”

玉紫慢慢地睁开眼来，转过头，透过纱窗，盯着天空中的那半轮月，低低说道：“见吧。见过后，便死心吧。”

她站了起来。吱呀一声推开殿门，她墨发披肩，黑袍飘然，清丽的脸上，带着一抹淡然的、缥缈的笑容。她，不管是眼神，还是脸上，再没有了曾经的失魂落魄。她静静地瞟了一眼欢喜的宫婢们，命令道：“走吧。”

林荫道中，一袭黑袍的她，完全融入了黑暗中。但是，当她步入那片灯火中时，她又是玉紫了。她目光幽亮，嘴角含着笑容，她，是那个运粮之时献出虚张声势之策，邯郸城中引发过暴民之动，取了前赵王后性命的玉紫！

土台两侧，十步一岗。玉紫拾阶而上时，有陌生面孔的宫婢，对着她指指点点，“快看，她便是玉姬呢。”

“听闻大王最是宠她。”

“相貌不是绝色，风华颇与大王相类，果然不凡。”

议论声中，玉紫来到了土台九层。一间宫殿中，传来了一阵阵笙乐声，混合在乐声中的，还有一些女人的笑声。

玉紫缓步向那笑声传来处走去。当她来到台阶下时，一个娇美的女子声音传

来，“夫主，听闻玉姬妹妹甚有商才，妾甚慕之，待会儿见了，夫主可得为妾美言几句。”

声音刚刚落下，另一个女声笑道：“姐姐何必如此？你可是王后呢，玉姬不过一个姬妾……”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她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
就在这时，守殿太监看到了玉紫，尖声叫道：“玉姬晋见——”

太监的声音，又尖厉又响亮，直是震荡得回音阵阵，殿中的喧嚣声、笑闹声戛然而止。

玉紫抬脚入内，听到赵出的命令，“都退下。”

“王，王，妾还想见过妹妹呢。”这是赵王后的声音，这声音一传出，赵出沉默了。

玉紫嘴角慢慢地扬起了一抹笑容，在宫婢们的簇拥下，踏入了殿中。玉紫一踏入殿中，瞬时，满殿灯火，灼花了她的眼。

不过，她没有眯起眼，而是大大地睁着，嘴角含笑，眉头微挑，长身玉立的身姿，满身俱是风华。

大殿中，坐着十几个美人，她们都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打量着玉紫。在看到她的那一瞬间，她们有那么一瞬间的失神——眼前这个玉姬，虽然不是绝美，可她有种别于世间任何妇人的风姿，竟是极耀眼。

赵出在望着玉紫。他坐在主榻上，右手放在腿侧握成了拳。

他望着她，见她含笑而立，风姿傲然，仿佛是那雪中的梅、泥中的莲，张扬着一种天地独我的风华。

她的脸上没有伤痛了。可是，赵出感觉到，自己却不为此欢喜。他望着她，温柔地说道：“玉姬，过来。”

玉紫笑了笑，没有理会他，眸光从他的脸上移开，转向众女。不一会儿，她盈盈一福，清脆地说道：“玉紫见过大王，见过王后，见过诸位夫人。”

她这是第一次自称“玉紫”。

众女先是一惊，转而，一个美人娇笑道：“玉姬，你怎么自称为‘玉子’了？嘻嘻，你好生大胆。”

这些人中，只有赵出隐隐知道，玉紫这是自称。他的眉头皱得很紧，盯着玉紫，淡淡地说道：“姬为孤的妇人，谁允你这般自称的？”

她这称呼，透着一种疏离和遥远感，他不喜欢。

玉紫闻言，又是嫣然一笑。她缓步向他走近。她腰细不盈一握，这般行走时，身姿如杨柳随风摆动，煞是动人。

众人看着，眼神中带上了妒忌。



玉紫在离赵出还有十步远时，站定了，她盈盈跪倒，向他行了一个大礼。玉紫施完礼后，伸手入袖，从里面掏出了一样事物。这是一个令牌，上面写着一个“赦”字。随着这个令牌摆在地上，赵出的眉头皱得更深了，他阴沉地盯着玉紫。

玉紫右手抚于胸前，再次盈盈一礼，清脆地笑道：“昔日大王曾经许诺过，妾若有所求，定当允许。如今，妾想求得大王一诺了。”

她的声音清悦，笑容明艳，抬起双眸，幽亮幽亮地看着赵出。她虽是盯着他，那眸光，却缥缈，似是透过他，看向遥远的虚空。

赵出腾的一声站了起来，瞪着她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要求什么？”

众女转过头，错愕地看着脸色发青的赵出，有点儿不明白，这个玉姬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怎么就激起他的怒火了呢？

玉紫依然笑着，声音清亮而平静地说道：“玉紫，本是大王身边一个姬妾。”她说到这里，略顿了顿，“按周礼，姬妾可自买。玉紫如今累了，老父又年迈，妾思归矣。请大王收下令牌，允妾归去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垂下双眸，双手捧着那令牌，举于头顶，做出呈献的姿势。

赵王后和众美人的眼中，闪过一抹欢喜。她们自嫁到赵宫后，日日所闻，都是这个玉姬，人人所谈，也是这个玉姬，而且大王谈到她时，态度明显不同于他人。这使得她们心中很是不安，备战的准备都已做好。

她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玉姬如此识趣，她刚一归来，便自请离去。而且，她还是用这种“赦”字令牌求归！这种令牌，整个赵国，怕是只有她一人有，整个天下，不超过四枚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她用来求归，大王这是允也得允，不允也得允。

站在赵出旁边的太监踏出一步，准备收取令牌，转呈给王。

就在这时，赵出冷冷地盯着玉紫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要离开我？”

赵王后发现，她的夫主没有称“孤”！

玉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然也，妾想离开大王。”

她说得那么果断，笑得那么云淡风轻！赵出的脸铁青了，挥了挥衣袖，喝道：“都退下！”

众女一愣。

赵出猛地转头，杀气腾腾地瞪着众女，暴喝道：“退下——”

包括赵王后在内，所有的美人都是一个激灵，她们哆嗦着，急急地离开榻边，向后退去，因退得匆忙，有一个美人还差点被自己绊倒。

宫婢和太监们也急急退去。转眼间，殿中只剩玉紫和赵出了。

赵出大步向玉紫走来，右手一伸，扯着她的手臂便是一提！他用力甚猛，玉

紫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入他的怀中。就在她身不由己地前倾之时，她硬生生地向侧边一偏，这一偏，她甚至用上了十分的力道。

她整个人摇晃了好几下，才堪堪站稳，不过这样一来，她便没有倒入赵出的怀抱中。

这时，她的下巴传来一阵剧痛。却是赵出伸手紧紧地握着她下巴，逼得她抬头看向他。四目相对。

玉紫的眼眸中，一片平静无波。她无悲无喜，无爱无恨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。

赵出脸颊上的肌肉跳了几下，盯着她，慢慢眯起双眸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玉姬！我再三许你为夫人，你不愿应允，却是因为这姬妾之身，易于脱离我？”

玉紫微笑地看着他，清脆地应道：“然。”

这个“然”字一出，赵出的俊脸，一下变得紫青紫青！他咬了咬牙，又说道：“那一晚，你向我求这令牌，便是为了今日？”他说话之际，那手指用了很大的力，直钳制得玉紫的下巴痛楚难当。

玉紫再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然。”

赵出哈哈一笑，笑着笑着，笑声戛然而止，“你早已想着，弃我而去？”

玉紫清笑道：“然。”

连续三个“然”字，连续三朵笑容！赵出暴喝出声，“别笑了！”

玉紫马上收起脸上的笑容，静静地看着赵出，低低地说道：“大王何必恼怒？你这一生，身边会有美人无数。不管是绝美的、贤淑的，还是才华盖世的，你想要多少，便有多少。玉紫，性狡而多心机，又苛刻多欲，实非良家子。”

赵出哧地一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对你父如此，姬心中无感？”

玉紫也是一笑，静静地看着他，道：“妾齐地军营献策，邯郸驱民夺宫，妾之功劳，值得大王厚赏！”这回答，很是冷静。可，它太冷静，太计较，这样的语气，真是行商之人所擅长的。这话中，哪里有半点儿感情，半点儿不舍？

赵出瞪着她，俊美的脸扭曲着，呼吸越来越急，磨着牙，恨不得重重地甩她一个巴掌。

明明剑客们来报时，说玉姬突然得知他娶了后时，失魂落魄，几欲死去。怎么他见到的，完全不是那样？怎么她此刻表现得如此平静，平静得绝情？

这个妇人，她怎能如此绝情？枕畔犹温，体息仍在，她怎能如此绝情？

赵出瞪着她，狠狠地瞪着她。他没有发现，他通红通红的眸光中，隐隐有泪光在闪动。

玉紫发现了。她垂下双眸，表情依然是那么冷漠，那么平静。

那钳制在她下巴上的五指，是如此用力！她不用看，也知道自己的下巴上，



必定爪印俨然。可她并没有感觉到疼痛。事实上，自从那日得知后，她便不觉得肢体的痛楚有什么好在意的！

赵出喘着粗气，狠狠地瞪着她，瞪着她。不知不觉中，他的嗓子有点儿哑，“玉姬，你可是恨我娶了后？秦魏已然联姻，我也必须与魏联姻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免去秦魏夹击之祸！前赵后统治赵国这些年，穷奢极欲，迫害贤能，赵国伤了元气，打不起仗。若不是如此，我怎么会千方百计地折损秦国实力？我怎么会费尽苦心地与齐韩众国交好？”赵出，终是不适合向别人解释自己行事的高傲之人。他说到这里时，有点儿说不下去了。

他闭着眼睛，直喘息了好一会儿，慢慢地放开了钳制着玉紫下巴的手。

这一放手，她柔嫩的下巴处，五个爪印又青又黑。

赵出回头喝道：“拿伤膏来。”

“诺。”

命令过后，赵出盯着玉紫。

玉紫没有看向他，殿中，陷入一种沉寒的寂静中。

一阵脚步声传来。一个宫婢呈上了一只木盒。她刚刚打开，刚刚走到玉紫旁边，想为她涂抹时，赵出暴喝道：“滚——”

宫婢大惊，吓得踉跄几步，才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。

赵出拿过药膏，用指头挖了一大坨后，重重地抹在玉紫的下巴上。才抹了两下，他的动作就变得轻缓了，温柔了。他仔细地帮她涂着药膏，手指轻而柔，宛如抚摸。

他抚着她的锁骨，低哑地说道：“玉姬，留下吧。我许你为夫人，你与王后一样，可以独占一宫。你家族之事，我一并会处理，我已向齐太子秘密购得了《攻城十器》，虽说对于鲁国，已无意义了。然，你是我赵出的夫人，我对你的宠，会令你的家族在鲁国重新崛起，你的家人，将会以你为荣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伸臂把玉紫紧紧地搂在怀中，低低地求道：“玉姬，留下陪我。”声音沙哑无比。

玉紫闭紧了眼睛。留下陪他？是啊，他娶后是情非得已，他对自己还是有情的。

可是，这一生中，他永远都会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，娶后，娶夫人，纳姬妾。然后，耗光了她的春华，耗光了她的自信，然后，她淹没在这深宫中，然后，数年不见君王面！

也许，她能在日复一日的争斗中获胜；也许，她会变！会变得残忍，会比那次看着夕女死亡更残忍。她会手段用尽，她会把她与他的相处，都当成一场博弈。

然后，在这种争斗中，她成为获胜者，她会享受到世人敬仰的目光，冠冕珠佩，享尽繁华。然后，当她老去时回首，发现自己的双手沾染鲜血，发现她与他之间，早就变了质。

她的人生，不应该这样！

爱得最深，打碎了骨头，揉碎了心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她也要呼吸那新鲜的空气！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她不能为了它，耗尽芳华，面目狰狞！

除了爱，她还有她的人生，她的信念。纵使，分别的苦楚，令她恨不得一死百了，可就算是死，也比耗在这深宫，凌迟着自己的心、自己的情为好！

她终究是那个最爱自己，把尊严，把灵魂的自由看得比生存，比爱情更重要的现代白领——玉紫！

在赵出颤抖的怀抱中，她慢慢地睁开了眼，轻轻地推开了他。

她低下头，慢慢捡起刚才被他重重甩落的令牌，温和清冷地说道：“玉紫执意归来，便是想听大王说清原因。现在大王说清了，玉紫的心，也踏实了。”

她向后退了一步，向他缓缓跪下。她捧着那令牌，呈于头顶，朗声说道：“昔日，大王曾经许诺过，妾若有所求，定当允许。妾思归矣，请大王收下令牌，允妾归去。”

她慎而重之地，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。

赵出向后退了一步，脸色铁青地瞪着她。半晌，他哈哈一笑，沉声说道：“玉姬，你的心肠，便是铁铸的吗？我都如此说来，你依然如此无情吗？”沉喝声中，他急退几步，嗖的一声，拔出了腰间的长剑。

他长剑一伸，指向了玉紫的咽喉！寒剑森森，黄光澄澄！他只要轻轻一送，玉紫便会魂归他乡！

他冷冷地盯着她，手中的剑，在轻微地颤抖着。他盯着她，片刻，他右手一挥，手中寒剑，重重地劈向一几。

啪的一声，剑锋砍在几上，只听砰砰一阵响，那几生生地被他劈歪了，重重地撞向一侧的壁角。

外面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，“大王，大王，可有刺客？”

赵出红着双眼，暴喝一声，“滚——”

“诺，诺诺。”

赵出回头瞪向玉紫，突然间，他仰天大笑起来，狂笑声，打破夜空，冲向云霄。他的大笑声戛然而止。刷的一声，他把剑还鞘，转过身，背对着玉紫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赵出，纵使当年母后被贱人毒死，父王逼我服下毒药时，都不曾有半句乞怜！”



他说到这里，声音中苦恨莫名，“想我平生第一次苦苦相求，却是对你这么一个女人！哧——”

他嘲讽地一笑，长袖一甩，喝道：“既然你想走，那就走吧！今生今世，便当我不曾识得你这个无情的妇人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声音一提，暴喝道：“滚——”

玉紫慢慢站起，朝着他的背影，盈盈一福，然后，缓缓退出大殿。

当她走到殿门处时，赵出笼在袖中的手，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他咬着牙，一动不动地瞪着前方的纱窗，以及纱窗外亘古寂寞的夜空。

那脚步声踏出了大殿。

那脚步声走上了石阶。

那脚步声出现在院落里。

隐隐地，他听到那狠心的妇人低低的嘶哑的声音，“大王允我离去。”

“诺。”

他猛地回过头来。映入他眼中的，是空荡荡的大殿，以及大殿中，飘飞的纱幔。他抬起头，睁大双眼，直直地看向殿外。他什么也看不到。宫墙重重，阻住了他的视线。可是，他还是睁大双眼，直直地瞪着前方。他还是竖起双耳，认真地倾听着。

到处是脚步声，到处是低语声。没有她的，没有那妇人的了。

他瞪大双眼，眼神空洞。良久，一行清泪，沁出了他的眼角。

玉紫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，大步向宫外走去。夜已深，笑声人语声，从远古的虚空中传来。而她，只是这般走着，向宫门处走去。她只是一步又一步，缓步地走去。

她的双眼瞪得很大，不知不觉中，泪水已流遍了双颊。那泪，顺着她的下巴，顺着她的颈项，流向她的衣襟，流向地面。

刚才在殿中的自信、笑容、明艳，这一瞬间都被抽去，都被抽得一干二净。她的心，被千针万刺，翻来覆去地绞动着，反反复复地挑出伤口，再撕裂着。

她的脚步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她抱紧了双臂，不停地哆嗦着。

她突然害怕起来，她害怕自己会忍不住跑回去，她害怕自己会抱着那个男人，求着他，说她愿意成为他的妻妾之一，说能成为他的夫人，她很开心！

玉紫狂跑起来。她的跑动，惊动了武士们。每当前方隐约有人围上，有了喝问，她会沙哑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大王令我出宫。”

一句话，一脸泪，众人便明白过来了：玉姬竟被大王驱逐了！在不知是感喟、遗憾，还是欢喜的议论声中，玉紫冲出了宫门。

她一冲出宫门，便整个人向地上一跪，猛烈地干呕起来。这是一场翻肠倒肚的干呕，她不停地呕着，不停地呕着，然而除了几口清水，什么也不曾呕出。直呕了小半个时辰，她才拖着虚软无力的双脚，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。

深夜的邯郸街头，到处都是黝黑一片，看不到人影，也没有火把，除了天空中的那半轮明月。

她深一脚，浅一脚地向前走去。她空洞的眼神，只有一个念头在支撑着她：走远一点儿，走远一点儿，她得在反悔之前，在苦苦求着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妾之前，走远一点儿。

邯郸城中，黑漆漆的一片，玉紫缩着双手，低着头，脚步声中带着凄凉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声音从她左侧的巷道中传来，“玉？”

是亚的声音！玉紫木然地抬起头来，这才发现，不知不觉中，她已走到与亚约好的地方。

亚几个箭步冲到玉紫面前，他看着玉紫，焦急地问道：“何也？”

玉紫没有回答。她仰头看着他，在见到他担忧的面容时，她绽颜一笑，这一笑，嘴角上扬，眼神却是一片空洞。

她望着亚，喃喃说道：“你来了？”

亚见她摇摇晃晃，连忙伸手扶住她，“玉，你说过，若是赵出娶妻纳姬，你便离去。于是我从一个月前，便令人日夜相守。”

他刚刚说到这里，玉紫纵身一扑，抱着他号啕大哭起来。她这一扑，着实让亚吃了一惊。他站得笔直笔直的，僵硬的双手，一时都不知往哪里放才好。直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慢慢地搂上了她的腰，把她抱入怀中。

玉紫压抑着嗓子，泪如泉涌。亚紧紧地搂着她，喃喃说道：“休泣，休泣！”

他说着说着，怀中的玉紫，果然停止了哭泣。亚低头看向她，望着埋在怀中，一动不动的玉紫，低低地问道：“玉，玉？”

他一连喊了几声，怀中才传来玉紫低低的哽咽声，“我知道的，迟早有这一日的。”声音沙哑之极，泣不成声。

亚见到她开了口，心中大为放松。他搂着她，目光投向赵王宫的飞檐蓝瓦，嘴角渐渐地，越扬越大，越扬越大。

玉出来了！她又是自由身了！我，我……他想到欢喜处，发现自己的心脏，都要跳出嗓子眼了。

秋风阵阵拂来，怀中的佳人软玉温香，突然间，亚有一种渴望，他希望时间就在这一刻定住，永远永远都不要再流逝！

此刻如能永久，纵死又如何？想到这里，黑暗中，他悄悄地咧嘴一笑，低下

头吻上了玉紫的秀发。

就在这时，玉紫突然一推，跑到一旁的角落中呕吐起来。亚在袖袋中左掏右掏，好不容易掏出手帕递过去，看到抬起头的玉紫，摇摇晃晃，他连忙上前一步。

刚刚抱上她，玉紫便朝他一倒，晕厥了过去。

黑暗中，咯吱咯吱声传来，却是他的马车驶到了左近，亚抱着玉紫，转头跳了上去，“行吧！”

空荡荡的邯郸街上，马车咯吱咯吱地响着，远远的赵宫，还有笙乐箫音传来。平白地，为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邯郸，添了一份永远挥之不去的亘古的寂寞和轻愁。

第二十章

远赴隔地建狼鏢



秋天了。一阵秋风吹来，树叶层层洒落，连那看不到边的原始森林，也枝叶萧疏。从赵国通往魏国的官道上，一辆辆马车川流不息，一个个车队日夜奔行。

联姻之后，赵魏进入了蜜月期，再加上赵王出重视商业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赵国通往各国的边隘都打开了，无数的商人涌入了邯郸。

山水之间，车水马龙中，欢乐的歌声传来。那歌声，起初只是一个男子在唱，到了后来，已是数个少女在和音。

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华。不见子都，乃见狂且。山有乔松，隰有游龙。不见子充，乃见狡童。”少女的歌声，轻快而流畅，带着绵绵情意，她们用这打闹的欢笑，说着：约我出去见的，不是那个美男子子都，却是你这么个傻瓜！

歌声未断，笑声已起。欢笑声中，一个骑驴的野客追上了一辆马车。他瞟了那车夫一眼，突然惊讶地唤道：“昂藏大汉，怎行驭者之事？”

那大汉回过头来。

这是一个俊朗的青年，他脸上的络腮胡子剃了个一干二净，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口的白牙快活地说道：“驭者又如何？我快乐呀。”

野客哈哈一笑，看向马车中，叫道：“昂藏丈夫竟为驭者，不知主人何等尊贵，可一睹乎？”

野客的笑声，惊动了路上的行人，瞬时，掀车帘的，策马的，七八双眼睛都向这边望来。

一个清软温柔的声音从马车中传出，“昂藏丈夫为驭者，主人便要尊贵吗？”车帘一掀，一张消瘦苍白，却清丽动人的脸孔，出现在那野客眼前。

那野客看了一眼这妇人，又看了一眼驱车的丈夫，嘿嘿说道：“却是一位佳人，怪不得你家丈夫笑得如此欢快。”

他这话一出，那驭夫俊朗的脸上，笑容更灿烂了。